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四至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王友亮

謄錄貢生臣黄　譽

五代史卷三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

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顔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没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禄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茍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

亦不敢沒而其畧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禄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

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歳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汚於榮利至棄

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絶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弈棊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𢈔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説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袵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閞宫中

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

曰內侍柰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戸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

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贇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

位次福贇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贇獄人皆以為寃福贇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户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勑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敉以所居飛梟

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戸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閲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冐以瓦桶墍㙮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卷三十四

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鄭遨傳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臣宗萬按明宗紀曾祖教諡曰孝質廟號毅祖則遨當作教

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五代史卷三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

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

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

輙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觧之朝士多頼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廵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

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

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説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黄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

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絶人事者五

六年柳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熈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

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

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傅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淠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册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懟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

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

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駮謚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户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

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

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子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

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

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伥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

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三十五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蘇循傳後論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一本無求其二字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三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壊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耶唐自號沙陀

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虓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馬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别自爲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

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内衙指揮使陜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二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酖殺君慶嗣昭攻克

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乗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

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絶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内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

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

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遯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

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因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即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

京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絶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奸人所悞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

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隂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幷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翫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

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唯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名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産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洺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殁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

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矟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黄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

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為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

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洺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鬭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

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
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爲衛褒衣大葢
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閒伺揆軍過
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
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
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别遣存孝
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
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

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猨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
矟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
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别以大將康君立爲
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
及走張濬遷邢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
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
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輙引去存孝素與
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

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
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
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
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
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
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
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
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

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狥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

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
葢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
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
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黄巢以爲義兒軍使從
莊宗戰柏鄉還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歴慈沁二州刺史
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
法人有犯者輙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

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

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黄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為晉王晉王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内為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

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黄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栅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

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

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卷三十六

五代史卷三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

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髪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

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

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内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宫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

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
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
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
格音閣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
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
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
獵獵於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
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

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女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沙陀沙陀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彦瓊郭門

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官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

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

幷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寃
進官至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
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
崇韜以無罪見殺於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
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
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
子建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

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瓌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瓌計事鄴
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
之由此刼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廵檢使孫
鐸見彥瓌求兵禦賊彥瓌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
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瓌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
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
叛亂者由彥瓌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

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

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黄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内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黄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

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三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為內常

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
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廹將出奔太原乃先遣
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
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
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
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
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
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

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
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
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
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
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
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
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
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

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劒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温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

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

之雠而復唐之社稷令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

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悮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

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揩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弑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宫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

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于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

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

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内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葢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宫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

肖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

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

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

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

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

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

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

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

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

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為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内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宫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

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瓆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葢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其為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茍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

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卷三十八

五代史卷三十八考證

張承業傳肩輿入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臣文清按張承業卒時唐亡已十六載矣朱子綱目仍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予承業之不忘唐也可補此處之缺

五代史卷三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三十九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録以為子遂冐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怛活末怛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鼎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

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

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
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
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
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
鎔出兵救之敗於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
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
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内慙不敢還
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

救巳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雹暴風拔木屋

瓦皆飛屑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磁三州乃爲書詔（古本作招）鎔使絶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一作訣）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爲我先

鏻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駡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鎭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

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

博將夏諲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栢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為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為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俱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為嬉遊

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宫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

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畝王者希崇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荅弘規呼甲士斬希崇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髠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

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

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輙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臨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古本作逐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

之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兖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間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為卑

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内黄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

州遂敗燕軍於老鵶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皥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遂古本作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

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
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
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
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幷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
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歴亭聞之皆反分入
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
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
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

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

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宫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逺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

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令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為楊師厚所逐徙為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為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從鎮

忠武明年為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禄卿唐莊宗時為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晉天福二年辛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

閑廐宫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黄巢陷
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
城擊賊李克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
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為留後
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
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
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郜
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

梁請絶晉而事梁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絶梁以自効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栢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决焉初

應之於陘邑鬧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
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
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内丁壯
别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
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
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
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
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

于别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弑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孼子郁當郜之亡于晉也郁亦奔馬晉王以女妻之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

兵且許名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
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
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安巴堅安
巴堅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
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
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
宅處直奮起椹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
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

于脾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其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

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托諾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璘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常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

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托諾得數騎遁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冐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廵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托諾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

巖峪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絶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歴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

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㑹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于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為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

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為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為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于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責誚之仁

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彦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而不得也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黄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

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漠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墐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宫大安山窮極奢侈

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錬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兵討守光至于盧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將

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别室旣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吕兖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墐土馬相食其騣尾兖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

以死燕之士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黄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鬬可待之吾當為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柏鄉進掠邢洺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

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閤門使

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册用唐册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

室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勲賀册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僣號有司廹承勲稱臣承勲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潼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

尚未郊天何至此耶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録功赦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寛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愍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

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

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

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卷三十九

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

羅紹威傳行至歷亭〇亭監本訛序今從閣本改正

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